

中國傳統文化中“鬼”觀念初探（三）

★ 吳昌銘 理事

三、鬼的樣貌

（一）仿真型¹（類人）

1.見輪廓也見五官：這類鬼都是保有死亡時的原型，也就是說死亡時是高矮胖瘦，成為鬼的外型就是原來的高矮胖瘦，甚至於舉止與習性也會一如生前。雖然形狀如真人，但若是車禍死亡少一隻腿，鬼的樣子也就少一隻腿，若是吊死的，那看到的樣子就是舌頭都吐在外面。以此類推，淹死的肚子就灌滿水鼓鼓的。

2.只見輪廓不見五官：這類鬼的外貌，有時只會呈現與人相似的整體外型輪廓，但看不見五官。如《史記》卷十二〈孝武本紀〉：“其明年，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，上有所幸王夫人，夫人卒，少翁以方術蓋夜致亡夫人及竇鬼之貌云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，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，賞賜甚多，以客禮禮之。”文中可見未見其貌只見其形體。

（二）類動物型²

有時也像半人半獸的怪物。如《山海經·北次三經》：“鈎吾之山…有獸焉，其狀羊身而人面，其目在腋下，虎齒人爪，其音如嬰兒，名曰狍鴞，是食人。”上文就可看出人面獸身的鬼貌。也有成精成魅的動物裝鬼的樣子來嚇人，如《日書》：“犬恒夜入人室，執丈夫，戲女子，不可得也，是神狗偽為鬼。”就是一個例證。

（三）變異型

這類鬼有人的影子，但會以誇張變形的方法，扭曲原本人的外型，變得奇形怪狀，如頭特別大，肚子特大…等。但更常見的是將臉變形，面目猙獰的樣子，多為厲鬼、惡鬼、冤鬼…等不得善終的鬼。如《搜神記》：“南洋西郊有一亭，人不可止，止則有禍。邑人宋大賢以正道自處，嘗宿亭樓，夜作鼓琴，不設兵仗，至夜半時，忽有鬼來，登梯與大賢語，獐目，磋齒，形貌可惡。”即形容鬼之恐怖外貌。

（四）迷幻型

沒有固定形體變幻莫測，或大或小，或人或動物，很有創造性，接近神話。《述異記》中有一個“黃髮鬼”，使幻術變人形占有一個丫鬟采薇，“但出入門戶神不知鬼不覺，“形變無常，乍大乍小，或似煙氣，或為石；或作小兒，或作婦人，或如鳥如獸，足跡如人，長二尺許；或似鵝，迹掌大如盤。””³

（五）陰陽型

¹劉心武，《中國的鬼文化》，（台北市：幼獅文化，1995.7），頁 10-14。

²許朝榮，《漢人的鬼魂觀研究》國立嘉義大學史地系碩士班碩士論文，（2009年7月），頁 103-105。

³劉心武，《中國的鬼文化》，頁 10-14。

顧名思義，陰的一面，面目猙獰、兇殘恐怖，陽的一面，美麗動人、和藹可親，如《聊齋誌異》中〈畫皮〉，被拍成電影，其中就是要表述女主角平時以美色誘人，任何人都會著迷，只有法力高強之術士，逼出原本面目就比妖怪還可怕。

四、驅鬼

(一)符與籙

1. “符籙，是一種祈禱神靈的秘密方術，“符”是一種類似象形文字的神祕符號，與咒語同為招攝神靈的聯絡信號。“籙”是神靈的秘密名號。用符、籙、咒、印、訣、劍、鏡等祈禱神靈的方法，稱為“道法”，是符籙派道士所擅長的技術。”⁴所以舉凡道士設壇作法、念咒、手捏劍訣畫符、便有召喚神靈，用以驅鬼避邪之功能，當然超度亡魂也是其功能之一。
2. “符原本是古人交往的一種信物，如兵符等。漢代讖緯神學盛行時出現符瑞、符命，其中的符就是表達神意之物。《太平經》卷 140 云“生神之愿，輒有符傳，以為信行。”符發展為神明的指令，是人與鬼神溝通的媒介。而籙則是記錄天曹官佐的名字的法蝶。”⁵從上述這段話，就可清楚知道沒有用符與籙，便無法與神溝通，更無法請到正確的神明來驅鬼避禍了。

(二)驅鬼的方式

- 1.《抱朴子內篇·登涉》云：“或問曰：避山川廳堂百鬼之法。抱朴子曰：“道士常帶天水符，即上皇竹使符、老子左契，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，鬼不敢進人也。其次則論百鬼籙，知天下鬼之名字，及百澤圖九鼎記，則眾鬼自卻。其次服鶡子赤石丸、及曾青夜光散、及蔥實鳥眼丸、及吞白石英祇母散，皆令人見鬼，而鬼為之矣。””所以方法是要用符籙，帶百鬼名冊、及服丹藥，就有辦法把鬼趕走。
- 2.用符籙驅鬼，符是古代帝王調動兵馬的信物，如《史記·孝文本記》云：“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、竹使符。”道教看中這至高無上調動兵馬的權威，所以轉化到鬼神世界去調動神明以驅鬼。籙則是記載神明職責，這要道士才能請到正確的神明驅鬼，所以近代符籙都是一起使用，才能功效顯著。
- 3.使用具有神力的器物來驅鬼，如八卦鏡、照妖鏡、七星劍、金剛杵…等，經過道士或法師念咒加持之後，便能驅鬼避邪，也常與符籙同時使用。
- 4.傳說黃帝時代請神荼、鬱壘兩神將驅除惡害百姓之鬼，傳至唐太宗，因背信斬了龍王頭，致使龍王冤魂夜鬧皇宮，唐太宗夜不能寐，只好請秦叔寶、尉遲恭兩大將守門驅鬼，後民間仿效，將將軍畫像繪於正廳大門，以驅鬼避邪。

五、結語

雖說俗諺有云：“請神容易送神難”，但吾人寧願說為：“請鬼容易驅鬼難”，畢竟人只要敬天畏神，行為正直，神明一定會在有困難的時候幫助人民，

⁴卿希泰，《道教與中國傳統文化》，(台北市：中國道統出版社，1996.2)，頁 19。

⁵伊飛丹，《中國古代鬼神文化大觀》，頁 337。

心誠則靈。但鬼終究是陰間之物，與人陰陽兩隔，屬於不同世界，若互相干擾，對人與鬼都不是正面的事，否則古聖先賢與現代法師道士們，也不用費盡心思去研究許多驅鬼之法了。希望本篇文章所提的一些觀念，能幫助大家有多一些正面的思考與幫助。

參考書目

【專書部分】

- 王溢嘉，《不安的魂魄》，台北市：吳氏總經銷，1993。
- 王景琳，《鬼神的魔力-民族的鬼神信仰》，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92.6。
- 伊飛丹，《中國古代鬼神文化大觀》，南昌市：百花洲文藝，2010.3。
- 李富華，《神鬼之間—民間信仰面面觀》，台北市：萬卷樓，1999。
- 向立綱，《人鬼之間·活靈活現第二部》，台北縣：新新聞文化，2008.8。
- 肖萬源，《中國近代思想家的宗教和鬼神觀》，安徽：安徽人民，1991.3。
- 宋兆麟，《巫覡—人與鬼神之間》，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1.12。
- 馬書田，《華夏諸神·鬼神卷》，台北市：雲龍出版，1993。
- 卿希泰，《道教與中國傳統文化》，台北市：中國道統出版社，1996.2。
- 高致華，《台灣文化鬼跡》，台北市：三民書局，2001.7。
- 陳原，《“とこほ”の社會機能》，東京：凱風社，1989。
- 黃澤新，《中國的鬼文化》，台北市：博遠，1995.7。
- 郭立誠，《中國人的鬼神觀》，台北市：台視文化，1992。
- 郭淨，《儼：驅鬼·逐疫·酬神》，台北市：台灣珠海，1993。
- 焦大衛，《神·鬼·祖先》，台北市：聯經出版，2012.10。
- 鄭志明，《台灣民間的宗教現象》，台北縣：大道文化，1998。
- 鄭志明，《民俗生死學》，台北市：文津出版社，2008.6。
- 鄭志明，《台灣傳統信仰的鬼神崇拜》，臺北市：大元書局，2005。
- 劉心武，《中國的鬼文化》，台北市：幼獅文化，1995.7。

【期刊論文部分】

- 吳俞嫻，《地方·性別·記憶—《聊齋誌異》中的鬼魅考察》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(2007年6月)，頁3。。
- 杜保瑞，〈從朱熹鬼神觀談三教辨正問題的儒學理論建構〉《東吳哲學學報》10期，(2004.08.01)，頁55-92。
- 周大興，〈人死稱鬼神—王充的鬼神觀〉《鵝湖學誌》46期(2011.06)，頁49-94。
- 張海英，〈二程之鬼神觀探析〉《齊魯學刊》2009卷2期(2009.03.15)，頁15。
- 許朝榮，《漢人的鬼魂觀研究》國立嘉義大學史地系碩士班碩士論文，(2009年7

月)，頁 103-105。

鄭志明，〈莊子的鬼神觀〉《鵝湖月刊》233 期，（1994.11.01），頁 15 - 27。

劉仲娟，《聊齋誌異鬼故事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(2009 年)，頁 29。

劉文元，《六朝志怪鬼神故事研究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國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，(2006 年 1 月)，頁 13。

賴鴻謀，《餓鬼道思想之研究》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，(2011 年)，頁 18。

